

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路公富鄙
公洛柱之望焉後庭樞復任工部尚書太子
太保庭杓知府庭機翰林院檢討椰子炫機
子燦皆能世其家云

錄曰愚觀盧氏太原靈寶皆一代名鄉而

注六

注七

泉山厚德亦未可以觀其父子之間不啻
如此然則君子可勉於為善美錄之

明倫大典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辭

興獻王寢慕成拜慟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

周旋瞻顧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者莫不感

泣癸朱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

聖母嗚咽涕泣

聖母曰吾兒此行負荷重任慎無輕言 上
對曰謹受教

錄曰首以大舜之克孝者明禪授之統著

萬善之原也終以

今上之哀慕者成王者之孚為下土之式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聖後聖豈不

同條而共貫哉

弘道錄卷六 終

弘道錄卷之七

經七

仁

夫婦之仁

孟子曰舜之為天子也被衫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有之

注七

錄曰愚觀大舜雍雍在官其氣象有如此
當時好事者創為二嫂使治朕棲之言何
其悖哉故不必辯其不然而直以不如無
書之為愈也

又曰詩有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蓋不但

天子為然雖匹夫匹婦閨門之內亦莫不

然至漢亦有房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

作其後武帝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而李

夫人之輩相去天淵何惟其不古若耶

又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錄曰天之好色不當如是耶男子生而顛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顛為之有家聖人未

嘗斷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色亦未嘗
禍人也此乃所謂性而非所謂疾人惟昧
此徃往艷色冶容驕妬淫逸徒見其禍未
見其德遂使天然之性反為人欲之叢以
至傾國傾城其禍慘矣非先王好色之意

也

詩大明將言文王之聖而推本言之曰摯仲
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錄曰傳云國家將興必有禘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夫灾見於天变生於地雖有妖

未為孽也惟夫人之妖乃不可道是時殷

之適嗣方主天位未見危亡之形乃一姐

已生乎其間罰不得不重刑不得不深而

天立厥配周姜太任太姒邑姜聚於一門

天之所興未有若斯之盛也然則太王

李文王武王又豈敢必哉亦惟曰明明在

下而已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

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

德作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悠載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礼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錄曰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也立也與吾天子於關雎之詩何憐憐若是耶誠以聖賢之道為於近帝王之治本諸身經七其盡善全美內外咸備未有若文王太姒者也是故堯二女聖矣不告而娶則雖有輾轉反側之情無由而見禹塗山賢矣辛壬癸甲至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雖有琴瑟鼓鐘之樂何自而伸以至側成帝納趙飛

燕管中之人於其始至謂之禍水曰滅火必矣則雖有憂思之沫迫切之意將無所用其情焉匡衡之說有自来矣而吾夫子大聖之胆亦有出妾之憾焉蓋不重感於伯魚也夫重感於伯魚也夫

后妃能遠不而無嫉妬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析顧之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尺君子福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尺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錄曰思觀葛藟之詠而有得於作者之不費語也夫葛之蔓少后九之事也以后妃之所事而為眾妾之所稱豈待思而後得耶瓜木栗薪周公之所不廢則樛木葛藟官人安得而忘之哉於此可見古人之幸非待如求雖婦人女子與大聖大賢同一執也豈非自得者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晉其實之

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蓂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錄曰孟子之稱太王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天詩人之詠之王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豈非以王者之道造端乎夫婦耶夫及時

而美盛者莫如桃天其新而孔嘉者莫如男女于此可以見對時之懋焉可以見投育之情焉可以見萬民之恩焉可以見和氣之充焉欲盡詩之善美者於此可以觀矣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如此若昔而賦其事以相樂曰采芣芣言采之采芣芣言薄言有之采芣芣言薄言擷之采芣芣言薄言將之采芣芣言薄言結之采芣芣言薄言頽之錄曰婦人安所而無事乎遵彼汝墳勸王事也魴魚頽尾事亂邦也厭浥行露防陵也雀角鼠牙懼強暴也頃匡堅之時不可失也使危也吠戶不可警言然川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不於采芣芣言見之乎

大雅韓侯之妻厥父之子也詩云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訐訐南甯鹿盧嚶嚶有熊有羆有猶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錄曰韓侯之事無可考然觀君子偕老副

經七

五

笄六珈可以為燕矣而中冓之言不可以為譽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可以為慶矣而然夙且暮未足以勸令此慶既令居韓姑燕譽君子以是歸德焉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錄曰威恒之承曰威者感也恒者久也夫婦之道惟感而後有恒此即和順鏘鏘五世其昌者乎若乃婆娑鼓舞無春緝夏以

至於株林夏南極矣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陳國之所以亡而故仲之所由與與蓋不恃懿氏之占而後可知也

趙成子居晉時娶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接嬰及從文公在狄狄人伐虜咎如獲其

之

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文公及國趙姬請盾與母成子許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通之國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子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

之

錄曰趙姬賢於人數等矣有容人之度有下人之德有知人之明妬則不容驕則不下愛則不明婦人之常情也死以公女之責秋妻之賤嫡子之衆庶孽之微乎其白

得寵忘舊何以使人真能知糟糠之誼不

但葑菲之求而已也又以盾為才固請為嫡真能割肌膚之愛不但涇渭之辯而已也卒之繼成秉政煥炎公族孰謂婦人而能不避親乎噫嘻可謂仁矣

列女傳衛宗二順者衛靈王之夫人及其傳

經七

六

矣也靈王死夫人無子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令我無子於禮斥絕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

我甚慙願出居外以陸栢見甚便之傳妾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及居內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辭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

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循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並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遂欲自殺天人聞之懼許留終養欲君子曰二女可謂行

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錄曰夫人無子而傳妾有子固無害於其嫡也而何有於分別又何有於內外乎若是則子固不可無而嫡亦可損乎秦俗尊華陽廢羊后若敬草菅豈其時固然耶抑

經七

七

孝成廢許后立飛燕班姬求外共養長信官向故為此諷言耶不然祇恐後世奪嫡立愛之厲階雖不傳可也錄以存疑義云西漢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為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

久之戶編富人張育有女孫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子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負曰固有美如陳平富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有適假貧幣帛為聘予酒肉之資使以內婦仍戒其孫曰母以貧

故事人不敬事兄伯如事嫂父事嫂如事適母平既得張氏女而後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錄曰以流俗偷薄之餘而有富人張負之

見可以驗易代之萌矣夫以一鉅稷而尚吝何况有女如玉乎一算幣而尚誇何况

有幣如泉乎大漢隆興既有巨公之女童美於前必有張負之孫揚聲於後且能不以富感窮人卒之婦道益脩夫德益進所謂中饋貞吉者矣不可以為仁乎

宣帝初為皇曾孫遭巫蠱事養于掖庭許廣漢書曰皇齋天因與同寺居時掖庭命張賀本衛太子奏皇右舊息甚厚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卜當大貴賀請適曾皇孫一歲生元帝後即皇帝位立許氏為婕妤好宮立后霍將軍有少女與皇太后親在廷公卿議者皆

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敢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

錄曰霍氏之禍其諸萌於此欬夫操之所動甚微而所關甚大引人皆心擬而霍氏不竊擬欬光不之知而帝或友知之欬帝

之指有定然矣及乎少夫之進帝將思之已較其不言指非不言也向之指可露今之指難明也尤弗署衍帝可恕光乎史氏不察以為萌於驂乘縱然薄乎亦明矣

東漢書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立為后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其園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露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

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濫來問言之意甚惻然帝感悟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降宥及肅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常與帝且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雖如終日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

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勵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秉此道以不負先帝

錄曰后之謚為明德也不亦宜哉夫女陰之體也柔之質也故多尚侈務得好樂喜

施厭肥飽梁安居宴逸此其常也而况貴為母后富有四海乃益務勤儉如衣大練親織織却遊娛謙楚獄絕外恩拒禱祀皆非虛名貌飾而真德實意流布於二十三年之間不可單述推緣其故后蓋不以陰

體自居柔質自累而所慕在於竹帛所志在於聖賢斯言也其張本欬謂之德賢後官信乎兩漢之間無能及矣

宋弘為大司空時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錄曰此郭后將廢之漸也夫仕宦當作執

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帝之初志所謂貴易交富易妻也私父尚以不附董賢抵罪其聞於家庭有素矣况能止繁聲却好色著於朝廷者帝獨不聞乎何為其發之謬也雖然帝不足論為湖陽者竟忍聞於隣

國乎竟忍聞於隣國乎

唐書文德皇后長孫氏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帝從容商量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謹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畷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限嘗采自古婦事得失為女則三十卷上覽之示近且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今崩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官不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及葬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錄曰九人治外邑長治內陰教之益誠非細也惜唐之太宗非武王之比豈其巢刺王妃末立曹王子明未封惟恐規諫之言

不聞故昭陵之望恒切乎至才人武氏入宮之後將不如是之慘悽矣

太宗又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誠不學聞古人不以富貴而易其妻此

臣願也上善之乃止

錄曰敬德慄悍之將也豈其於風人之旨有所聞乎縉衣縉巾似非奪稍之快而幅箕六珈益表委質之親列若杜荷房遺愛薛萬徹崇令武紛紛尚主安所不可而反卻之卻之何意也知是不尋知止不殆非但思患預防而已此加於房杜數等卒以晚節益循優游自得獨全忠禮君臣之間善始令終無一毫之情忌豈不美哉為呼閨門之際可謂仁矣

臨安誌吳越恭懿太夫人吳氏名嬈月錢塘人性婉淑慈惠奉文穆王元瓘而性傲居常節儉惟衣布練每聞決重刑常聲感以仁怒為言諸具有遷授者皆峻阻之入見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終夫人之世無驕恣

者

忠懿王妃孫氏名太真亦錢塘人性端重聰慧每延接姻親洎諸宗屬皆盡禮好奉讀書通毛詩曾論義尚儉約非受奉謁宴會未嘗盛飭飯之征叱陵也孫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中外凜畏如奉王馬

錄曰史稱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而其子孫繁衍迄今綿綿不絕較之五代之君何止霄壤必

有閨門伉儷之賢為之根本也錄之宋史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明道二年聘入官景祐元年冊為皇后熙寧元年尊為太皇太后性慈愛天至每神宗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展候膳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自其事後曰儲蓄賜予備乎錐伏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辨之后曰事體至大吉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質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

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獄
人以為必死后遣中閣之謂帝曰嘗憶仁
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
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
據至於詩其過微矣吾奕勢已篤不可以寬

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賦由此得免
錄曰后之諡為光獻也不亦宜哉其明達

國體真帝王之度而燕薊之諭尤可以為
萬世法厥後主韶熙河之役種諤夏國之
議紛紛兵革塗毒生靈王安石李憲之罪

○上通于天而慈聖長老仙逝于地卒不免
如所慮此可見大有關於天下國家治亂
安危者至於機才一事猶不能不為之於
邑浩嘆載也何其幸哉他日哭之不覺皆
聲亦為晚矣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父邊甫母曹氏光獻
太后姊也故少往來內禁英宗時育官中與
后年同仁宗謂光獻異日必以為配既而遂
昏濮即生神宗皇帝治平二年冊為皇后神
宗尊為皇太后哲宗立尊為太皇太后臨朝

聽政首先驛召司馬光呂公著尚未至並命
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
禦憲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
十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恭慕侵除市易
之法道茶鹽之禁舉邊若毛之地以賜西

戎而宇內復安契丹戒其邊吏勿復生事曰
南朝盡行仁宗之改矣及廷試舉人有司請
擢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

寶於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
天子正衛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又以官冗
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官掖先臨政

○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內
降并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
終其世不取朝野尊稱以為女中堯舜
錄曰堯舜聖人之至可以加之女后乎蓋

堯舜之道中而已矣以當時之君太過者
刻於精勵不及者靡於絕述孰不以堯舜
自期然而未敢許也以一母后實能兼養
元元仁而不失之柔力行故事斷而不過
乎剛至於新法之罷問閭小民若去塗炭

而就枉席群小之黜朝廷舊臣若披雲霧
而露青天設使繼體之君世世由之則堯
舜之澤垂於無窮宋之元氣為不衰夫惜
乎柱飯未終國事全改群凶得志而堯舜
亦無如之向矣豈非世不常有者耶

神宗欽聖靈肅向皇后治平三年歸于穎
頰王即皇帝位立為皇后哲宗立尊為皇太

后宣仁命普慶壽故官以居后辭曰安有姑
居西而婦處東濟上下之分族黨有援例以
恩換閣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后曰吾族未

○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撓公一不與及哲宗倉
卒異駕獨決大策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
聽政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凡紹聖
元符以還情所斥逐賢士大夫稍稍收用之
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

用至開寶召故老寬徑息兵愛民崇儉之舉
則魯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錄曰宋之一代而有四后德美增光簡冊
觀其懿德之最莫不以實召故老褒錄賢
士為首務而抑奪私恩損已愛民為常法

迄今鮮有其儼嗚呼可謂仁矣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宣仁太后選入宮位以爲后後宣仁崩章惇誣誘宣仁與后又陰附劉賢妃請更立爲后遂與郝構構微歷崇寧靖康金人陷京城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

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等爲宋太后居延禧宮受百官朝垂簾聽政及聞康王在濟南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都指揮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王至南京復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而車膏圭寶乘輿服御奉康王即皇帝位尊受爲元祐太后迎歸行在終老而崩初后受之日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厚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七

五

錄曰愚觀光獻宣仁欽聖之爲后也若春風和氣優游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昭慈孟后有如秋霜露日濯而復光晦而復明然皆不失坤慈之則陰教之禮固可以見祖宗精德之慶然亦豈非群后率德之

宜也乎

孫明復隱居泰山之陽年已四十獨室而居故相李迪守充見之歎曰先生獨居無偶誰事左右不幸風雨傷身且暮飲食疾病不時奈何吾弟之女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石介

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遊娶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夫曲盡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錄曰愚觀孫明復之事而嘆李文定之不可及也夫相之事業雖不可知至於規化一方元當以士行爲最習俗爲先其翼復也不但以貴下賤成一入之美而實憇人無後崇大化之源且以正薄俗之流濁全處士之高蹈厥後明復出而用世不負所

舉李氏安貧富札無忝所天皆可爲後世法也

劉庭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及登進士女以病夜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妻死

深善其言

七

六

庭式通州密州逾年不復娶時蘇軾爲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綠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絕吾哀亦亡則凡撈快倚市自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耶軾

錄曰夫妻者齊也孔子曰戒之在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聖人之意正恐綠色生愛流於淫僻特以防禍亂節逸慾也詩不云乎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員若庭式者可謂能好德而不爲物欲所移矣進於孔門乃所深許又豈但絀之深善而已哉

周行已字恭叔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

登科後其女雙鬢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非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錄曰伊川之嘆羨恭叔有反己自克之意與人爲善之以若眉山者未免徇乎情矣此洛蜀之所由分又豈但哭則不歌歌則

不哭而已哉

呂普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黃白君不為欺又何肆馬遂娶之生六子其五登科一人即丞相大防也黃官至此部即中

錄曰馬觀七出之條無所謂盲者則固無害故可妻也至論惡疾無子亦有所不忍

馬何也蓋閨門之中思勝于義其人故無疾一宜有之雖聖莫能保矣其情為仇儼孤而葉之雖愚莫能聞矣先王之權制豈

誠不思我竊意如今之牝牡不成諺所謂實女者其為惡疾無子斷然必去無疑矣

皇明頒行列傳
太祖高皇帝

文德馬皇后自少貞靜端一聰明出人意表

既嬪慎感大歡嘗忍肌懷糗餌脯脩供 帝未嘗乏絕 帝嘗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厚意又不報朕念 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倉卒忍飢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

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教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弥縫卒免於患又難於長孫后者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能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失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既不忍妾妾於貧賤願無忘群臣百姓於艱難且妾定敢比長孫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及疾亟 帝問之 后曰陛下當求賢納諫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

業 帝曰吾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為懷 后復曰死生命也願陛下慎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遂崩 帝慟哭終身不復立后

錄曰三代之後有漢唐宋之後有明其應運也相類而漢高皇后與 孝慈昭憲皇后其輔運也亦畧相同及其末也乃若冰炭之相反漢之高后何敢望明之高后之萬一哉及我

太祖以義斷息終身不復立后又與戚姬之

事相天淵矣此其統天大孝及 承天順聖皆可為萬世法也

弘道錄卷七終